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萬里親征 狄希陳一驚致病

崎嶇世路數荊門，從古行人苦載奔。接海江流還有峽，連雲棧道下無根。 腥雨驅雲催瘴厲，蠻風呼浪擁江豚。瞿塘散峽濤如吼，灑灑預成堆石似蹲。

歷盡險途皆不畏，夫人南至便消魂。

常說：「朝裡無人莫做官。」又說：「朝時有人好做官。」大凡做官的人，若沒有個倚靠，居在當道之中，與你彌縫其短，揄揚其長，夤緣乾升，出書討薦，憑你是個龔遂、黃霸這等的循良，也沒處顯你的善政，把那邇邊貨薦盡了，也薦不到你跟前；把那罷軟東西升盡了，也升不到你身上。與一班人同資俸，別人跑出幾千里路去，你還在大後邊蹭蹭。若是有了靠山，憑你怎麼做官歪慳，就是吸乾了百姓的骨髓，卷盡了百姓的地皮，用那酷刑盡斷送了百姓的性命，因那峻罰逼逃避了百姓的身家，只管有人說好，也不管甚麼公論；只管與他保薦，也不怕甚麼朝廷。有人靠山做主，就似八隻腳的螃蟹一般，豎了兩個大鉗，只管橫行將去。遇見他的，恐怕他用鉗夾得人痛，遠遠的躲避不迭。捧了那靠山的粗腿，欺侮同輩，凌轢上司，放刁撒潑，無所不為。

這靠山第一是「財」，第二才數著「勢」。就是「勢」也脫不過要「財」去結納，若沒了「財」，這「勢」也是不中用的東西。所以這靠山，也不必甚麼著己的親戚，至契的友朋，合那居顯要的父兄伯叔，但只有「財」揮將開去，不管他相知不相知，認識不認識，也不論甚麼官職的崇卑，也不論甚麼衙門的風憲，但只有書儀送進，便有通家侍生的帖子回將出來，就肯出書說保薦，說青目。同縣的認做表弟表兄，同省的認做敝鄉敝友，外省的認做年家故吏——只因使了人的幾兩銀子，憑人在那裡扯了旗號打鼓節鑼的招搖過市。何況狄希陳是相主事的親親嫡嫡的表兄，又見有親親的一個母舅，這比那東扯西拽的靠山更自不同。吳推官看了相主事同年的分上，又因與狄希陳同做「都元帥」的交情，甚加青目。一個刑廳做了主張，堂上知府也就隨聲附和。不時批下狀詞，又有周相公用心料理，都應得過上司的心，倒有了個虛名在外。成都縣知縣升了南京戶部主事，吳推官做了主，再三又與知府講情，申了文書，坐委狄希陳署印。狄希陳官星又好，財命正強，一個糧廳通判，狠命的奪他不過，縣印畢竟著落了狄希陳。

接印到手，可可的一個納粟監生家，有十萬貫家財，娶的妻房，是蜀府一個大祿儀賓的女兒吳氏，夫婦一向和美，從來不曾反目。後來監生垂涎人家娶小，吳氏窺其意向，不待監生開口，使了六十兩聘禮，娶了布政司鄭門子的姐姐為妾，也有八分人材。這吳氏也不曉得妒忌，嫡庶也甚是相安。誰知這監生得福不知，飯飽弄箸。城內有一個金上舍，有個女兒金大姐，嫁與一個油商的兒子滑如玉為妻。這滑家原是小戶，暴發成了富翁。這金上舍貪他家富，與他結了姻親。金上舍的妝奩越禮僭分，也叫算是齊整。五六年之後，這滑家被一伙強盜進院，一為劫財，二為報恨，可可的拿住了滑如玉的父子，得了他無數的金銀，只是不肯饒他的性命，父子雙亡。婆媳二人，彼時幸得躲在夾壁之內，不曾受傷，也不曾被辱。族裡無人，只剩兩個寡婦。老寡婦要替媳婦招贅一個丈夫，權當自己兒子，掌管家財，承受產業。監生家裡見有嬌妻美妾，巨富家資，若能牢牢保守得住，也就似個神仙八洞。誰知貪得無厭，要入贅與金大姐為夫，與那老滑婆子為子。瞞了吳氏，也不令鄭氏聞知。事事講妥，期在畢姻，吉日良辰，俱已擇定，被一個泄嘴的小童漏了風信，被吳氏採訪了個真實不虛，監生也只得抵賴不過。

吳氏再三攔阻，說道：「你將三十年紀，名門大族之家，從新認一個『油博士』的老婆為母？你若是圖他的家財，你自己的家財取之不盡，用之有餘；你若圖他的色，替你娶的新妾，模樣不醜，盡有姿色；若嫌不稱你意，無妨憑你多娶。卻是因何舍了自己的祖業，去住人家不吉房廊？棄了自家的妻妾，占人家的婦女？既是他父子二人都被殺在那個房內，畢竟冤魂不散，厲鬼有靈。你住了他的房屋，搜了他的妻子，用著他的資財，使著他的奴婢，只怕他父子的強魂，不敢去惹那惡盜，兩個靈魂的怨氣，殺在你的身上。快快的辭脫，切切不可乾這樣營生！」若監生是個有心路的人，聽了吳氏這一席的言語，斷該毛骨悚然，截然中止才是。誰知「對牛彈琴」，「春風不入驢耳」。口裡陽為答應，背後依舊打點，要做滑家的新郎。

吳氏知道他不曾停止，又與他說道：「你既是一心要做這事，我也不好苦苦攔你，家中房屋盡多，你不妨娶他到家。就是那老婆子，你也接他來家，用心養活。你只不要住在他家。你依我便罷，你如不依我，我情願一索吊死，離了你的眼睛，免得眼睜睜看了你人亡家敗！」監生那個牛性，那肯聽他的好說！到了吉日，更了公服，披了紅，簪了銀花，鼓樂導引，竟到滑家成親，喚得老滑婆娘長娘短，好生親熱。

吳氏這夜等監生不回，使人打聽，方知監生已在滑家做了新郎。指望次日回來，還要用言勸諫，一連六七日，那裡得有回來的音耗！夜間氣上心頭，一根繩索懸樑自縊，不消半個時辰，吳氏登了鬼路。

次早人才知覺。娘家先在成都縣裡告了狀子。狄希陳准過狀子，與周相公商議。周相公道：「這樣納粟監生，家裡銀錢無數，乾了這等不公不法的勾當，逼死結髮正妻，他若不肯求情行賄，執了法問他抵償，怕他逃往那裡去！這是奇貨可居，得他一股大大的財帛，勝是那零挪碎合的萬倍。把事體張大起來，差人飛拿監生並金氏母子。」

狄希陳一一從命，差了四個快手，持了票，雪片拿人，一面著落地方搭蓋棚廠，著監生移屍聽檢。監生自恃了自己有錢，又道不過是吊死人命，又欺侮狄希陳是個署印首領小官，不把放在心上。先著了幾個賴皮幫虎吃食的生員，在文廟行香的時節，出力講一講。狄希陳道：「秀才不許把持衙門，臥碑有禁。況且人命大事，不聽問官審理，諸兄都要出頭阻撓，難道良家寡婦該他霸佔？異姓數萬金的家產應他吞並？結髮正妻應他痛毆逼死？這樣重大事情，諸兄不要多管。」說得些秀才敗興而散。又使了五十兩銀子，央了個舉人的人情，陰陽生投進書去，狄希陳拆開看了，回書許他免動刑責，事體從公勘問，不敢枉了是非。監生才曉得事體有些難處，略略著了些忙。快手齊完了人，早晨投了拘票，點到監生跟前，還戴了儒巾，穿著青綢道袍、皂靴，搖擺過去。狄希陳怒道：「那有殺人兇犯還穿了這等衣裳，侮蔑官府！」叫人剝去衣裳，扯了儒巾，說道：「看出書的春元分上，饒你這三十板子！」把差人每人十五板。

監生漸漸的知道害怕，只得央那快手中久慣與官府打關節的，與狄希陳講價。狄希陳起先不肯，推說犯罪重大，情節可恨，務要問他「霸佔良家婦女，吞並產業，毆死嫡妻」之罪。監生著忙，許送狄希陳五百兩銀。講來講去，講過暗送二千，明罰三百，還要求郭總兵的書來，方准輕擬。監生無奈，只得應允。都是那關說的快手，照數陸續運進經歷司衙中。送了郭總兵一百兩，周相公五十兩，求了一封書；協差的經歷司皂隸送了二十兩；送了家人二十兩。

上下打點停妥，然後持牌聽審。審得吳氏自縊是真，監生並無毆打之情。贅人寡婦，據人房產，有礙行止，且又因此致妻自縊，罰谷二百石備賑；追妝奩銀一百兩，給吳氏的屍親。吳氏父母俱無，只有一個親叔，又且度日貧寒，得了狄希陳如此判斷，甚是知感。

監生這場官事，上下通共攬計也有四千之數，脫不了都是滑家的東西。狄希陳自從到任以來，雖也日有所入，不過是些零星散碎之物；如今得此大財，差不多夠了援例乾官的一半本錢，感激周相公錦囊妙計，著著的人他套中，也謝了周相公五十兩。狄希陳甚是歡喜。

但是天下的財帛，也是不容易擔架的東西，往往的人家沒有他，倒也安穩；有了他，便要生出事來，叫你不大受用。成都一個附省的大縣，任怎樣清官，比那府經歷強勝十倍，不止那二千之物，那一日不日進分文，宦囊也盡成了個體面，整日與寄姐算計待得署印完日，求一個穩當人情，乾升一個京官，或是光祿，或是上林，攜了銀子到京，再開一個當舖，另買齊整大房居住。且是寄姐從到成都，又生了一個兒子，叫是成哥。那時寄姐財制錦繡，淹滿了心，又沒有甚麼爭風吃醋之事，所以在狄希陳身上漸覺不大瑣碎。於是狄希陳就與神仙相似。誰知人的愁喜悲歡，都要有個節次，不可太過。若是喜是極了，必定就有愁來；若是樂得極了，

定然就有悲到。這是循環之理，一毫不容爽的。狄希陳正當快樂，那夢想中也不曉得有一個難星漸漸的要到他身命宮內。

卻說薛素姐那日從淮安趕船不著，被呂祥拐了驢子，流落尼姑庵內，雖遇著好人韋美，差了覓漢送他回家，然也受許多狼狽，一肚皮恨氣。滿望回到家中，誣告他謀反大逆，再沒有不行文書前去提取回家之理，不料被那鄉約兩鄰證了一個反坐。本待要罵罵街，泄泄氣，又被宮直的老婆「蛇太君」挫了半生的旺氣。若得作踐相姘一場，也還可殺殺水氣，誰知不惟不能遂意，反差一點點沒叫一伙管家娘子撈著挺頓骨拐。這樣沒興一齊來的事，豈是薛老素受得的？恨得別人不中用，都積在狄希陳一人身上，夢想神交，只要算計報仇雪恥。但遠在七八千里路外，怎能得他來到跟前？且是連次吃虧以後，眾人又都看透了他的本事。看狄員外體面的，狄員外去世已久；看狄希陳分上的，狄希陳又不在家中。娘家的三個兄弟，兩個秀才，因素姐甚不賢惠，絕其往來。小再冬受過一番連累，凡事也就推避，不敢向前。至親是個相家，人家買茄子還要饒老，他卻連一個七老八十的姘母也不肯饒。所以這些左鄰右舍，前裡後坊，不惟不肯受他打街罵巷，且還要尋上他的門去。雜役差徭，鄉約地方，惱他前番的可惡，一些也不肯留情，丁一卯二的派他平出。雖是毒似龍、猛如虎的個婆客，怎禁得眾人齊心作踐！於是獨自個也覺得難於支撐。

一個女人當家，況且又不曉得當家事備，該進十個，不得五個到家；該出五個，出了十個不夠。入的既是有限，莫說別處的漏卮種種皆是，只這侯、張兩個師傅，各家都有十來口人，都要吃飽飯，穿暖衣，用錢買菜，還要飲杯酒兒，打斤肉吃，這宗錢糧，都是派在薛素姐名下催征。

當時狄員外在日，凡事都是自己上前，田中都是自家照管，分外也還有營運。以一家之所入，供一家之所用，所以就覺有餘。如今素姐管家，所入的不足往年之數，要供備許多人家的吃用。常言「大海不禁漏卮」，一個中等之產，怎能供他的揮灑？所以甚是掣襟露肘。娘家的兄弟，都是守家法的人，不肯依他出頭露面，遊蕩無依。雖然有個布鋪，還不足自己的攬纏，那有供素姐的浪費？於是甚有支持不住之意，只得算計要尋到狄希陳四川任所。但只千山萬水，如何去得？淮安一路的黃河，是親親自見過的兇險。如欲不去，家中漸漸的不能度日。

正在躊躇不下，恰好侯、張兩個道婆，引誘了一班沒家法，降漢子，草上跳的婆娘，也還有一班佛口蛇心，假慈悲，殺人不迷眼的男子，結了社，攢了銀錢，要朝普陀，上武當，登峨嵋，游遍天下。素姐聞有此行，喜不自勝，打點路費，收拾衣裳，妝扮行李，回去與龍氏商量，要薛三省的兒子小濃袋跟隨。龍氏因路途太遠，又慮蜀道艱難，倒也苦苦相留，叫他不去。薛如卞兄弟卻肯在旁攛掇，說道：「婦人家出嫁從夫，自是正經道理。丈夫做官，妻子隨任，這是分所應為之事，卻要阻他不行。理應該去。小濃袋一人不夠，此行倒應三弟陪行。」

素姐聞言甚悅。小再冬說道：「我從向日被縣官三十六板，整整的睡了三個大月。如今瘡口雖合，凡遇陰天雨雪，筋骨酸疼。我還想著再尋第二次？千山萬水走到那裡，姐姐懷著一肚子的大氣，見了姐夫，還有輕饒素放的禮？必定就是合氣。姐夫常時還是沒見天日的人，又且在家懼怕咱娘家人說話，凡事忍耐就罷了。他如今做了這幾年官，前呼後擁，一呼百諾的，叫人奉承慣的性兒，你還象常時這們作踐，只怕他就不肯依。娘家人離的遠，遠水救不得近火，姐姐作踐的姐夫的極了，姐夫不敢惹姐姐，拿著我殺氣，他人手又方便，書辦、門子、快手、皂隸，那行人是沒有的？呼我頓板子，只說是姐夫小舅子頑哩。我在『天高皇帝遠』的去處，去告了官兒麼？他再是狠狠，帶姐姐帶我，或是下些毒藥藥殺，或是用根繩勒殺，買兩口材妝上。他要存心好，把材拈的回來，對著你娘兒們說俺害病死了，你娘兒們我看來也沒有個人替俺出得氣的。他要把心狠狠，著人抬把出去或是尋個亂葬岡，深也罷，淺也罷，掘個坑子埋了，或是尋把柴火，把兩口棺材放成一堆，燒成灰骨，灑的有影無蹤，那魂靈還沒處尋漿水吃哩！依我說，姐姐極不該去；不依我說，請姐姐千里獨行，我是不敢去的。」龍氏罵道：「賊砍頭！強人割的！不是好死的！促壽！你常時叫你去，你待中收拾不迭的就跑。你明是戀著老婆，怕見出門罷了，說這們些不利市的狗屁！那小陳哥吃了狼的心肝，豹子的膽，他就敢這們等的？他做一百年官，就不回來罷？」再冬道：「他回來只管回來，怕你麼？」龍氏道：「我問他要人，可他說甚麼？」再冬道：「他怎麼沒的說？他說害病死了。」龍氏道：「我問他要屍首可呢？」再冬道：「他說：『這是一步的遠？活人還走不的，帶著兩口材走？我已是埋了。』」龍氏道：「我告著問他要。」再冬道：「那做官的人，幾個是肯替人申冤理枉的？放著活人不向，替死人翻胎？放個鄉宦不向，替老婆出力？我主意定了不去，姐姐就怪我也罷！」素姐道：「我希罕你去！我那個口角叫你去來？好便好；不好時，我連小濃袋還不叫他去哩！我自己走的風響，我少眼沒鼻子的，我怕人算計麼？」再冬道：「這就是姐姐的郊天大放！」連忙作揖，道：「我這裡謝姐姐哩。」素姐道：「希罕你那兩個臭揖！磕頭不知見了多少哩！」

再冬既不肯行，定了小濃袋隨素姐長往。素姐回家收拾行李去訖。薛三省媳婦再三的打把攔，說道：「人有貴賤，疼兒的心都是一般。三哥害怕不敢去，可叫俺的孩子去呢！俺的孩子多大了？十四五的個奶娃娃，叫他南上天北地的跑！我養活著幾個哩？給人家為奴作婢，黑汗白流，單只掙了這點種子，我寧只是死，叫他去不成！」合龍氏一反一正的爭競。

薛如卞兄弟兩個，都不出頭管管。龍氏罵道：「呸！您兩個是折了腿出不來呀，是長了嗓黃言語不的？聽著媳婦子這們合我強，頭也不出出兒，蚊子聲也擠不出一點兒來，這也是我養兒養女的麼！」薛如卞道：「他疼兒的心勝，一個十四五才出娘胎胞的孩子，叫他跟著遠去，他女人們的見識，怎麼不著極？咱慢慢開導給他，容他慢慢的想，合他漢子商議，他自然有個回轉。是不是嚷成一片！」薛三省媳婦方才閉了嘴，龍氏也就停了聲，果然合薛三省商議。薛三省道：「論起來，一個沒離了娘老子的孩子，叫他這們遠出，可也疼人。你現吃著他的飯，穿著他的衣，別說叫往四川去，他就叫往水裡鑽，火裡跳，你也是說不得的。況且去的人也多著哩，不止是他一個，也不怕怎麼的。三哥說的那些話，這是戀著三嫂，怕見去，說著唬虎姐姐哩。你問狄姐夫他那魂哩，敢也不敢！只怕乍聽的姐姐到了，唬一跳猛哥丁唬殺了，也是有的哩。你別要攔護，叫他跟著走一遭去罷。孩子家，也叫他從小兒見見廣，長些見識。」

媳婦子聽了這席言語，方才允從；又兼小濃袋自己也願情待去，要跟著遙地裡走走，看看景致。龍氏、素姐齊替他紮刮衣裳。過了幾日，素姐領著小濃袋，跟著侯、張兩個道婆，一班同社的男婦，起身前進。路上小濃袋照舊叫素姐是姑娘，素姐認濃袋是親姪，寢則同房，食則共桌。一路遇廟就進去燒香，遇景就必然觀看，遇酒就嘗，逢花即賞。侯、張兩個的使費，三停倒有兩停是素姐出的。

素姐感侯、張兩個的挈帶，侯、張兩個感素姐的周全，兩相契洽。到了淮安，素姐央了侯、張兩位師父，三人陪伴一處，走進城內，先到了向日寄住的尼姑庵中，尋著老尼相見，也覺的甚是親熱。素姐也送了個象模樣的人事，老尼也淡薄留了素齋，陪了素姐三位同到韋美家中。適值韋美正在家內，一見老尼，又見素姐，又驚又喜，知是要各處燒香，順便就到任所。送了韋美許多土儀之物，謝不盡他昔日看顧送回之義。韋美收了人事，叫他的細君連忙設酌款待。那韋美的細君，終是怕素姐那兩個扭黑的鼻孔，頭也不敢抬起來看，話也怕見與他接談。匆匆吃完了酒飯，告辭回船。韋美收拾了許多乾菜、豆豉、醬瓜、鹽筍、醃珠酒、六安茶之類，叫人挑著，自己送上船去。起先原是萍水相逢，這次成了他鄉遇故，戀戀難捨。再三囑付素姐，叫他一路百事小心，諸凡謹慎。又囑侯、張兩位，叫他凡百照管。又囑素姐後日回來，千萬仍來看望，不可失信。素姐跟了這伙香頭，涉歷這許多遠路，經過多少山川，看了無數景致，那平常的事體固多，奇奇怪怪的事變也不少，只是沒有這許多的記撰。

再說狄希陳在成都縣裡署印，那遠方所在，及至部裡選了新官，對月領憑赴任，家鄉游衍，路上耽延，非是一日可到，至快也得十個月工夫。狄希陳將寄姐以下家眷，盡數接在縣衙，每日三梆上堂，排衙升座，放告投文，看稿簽押。黑押押的六房，惡嗉嗉的快手，俊生生的門子，臭哄哄的皂隸，挨肩擦背的擠滿了丹墀。府經歷原是個八品的官，只該束得玳瑁明角簪葉魚骨的腰帶，他說自己原是中書謫降，還要穿他的原舊服色：■錦綉繡，素板銀帶，大雲各色的圓領。坐了骨花明轎，張了三翠藍的銀項綢傘，擺成了成都縣全副頭踏，甚是軒昂。縣印署得久了，漸漸的忘記了自己是個經歷，只道當真做了知縣；又忘記了自己是個納粟監生，誤認了自己是個三甲進士。喬腔怪態，作樣妝模，好不使人可厭。只是五日京兆，人也沒奈何他。

正當得意為人之際，素姐朝過了南海菩薩，參過了武當真武，登過峨嵋普賢，迤邐行來，走到成都境內。依了侯、張兩個的主意，倒也叫他在府城關外尋一個店家住下，使小濃袋先到衙裡說明，好打點撥人夫牽抬轎馬，擺了執事，差人迎接入衙，方才成個體統。素姐道：「我正要出其不意，三不知撞將進去，叫他凡事躲避不及，可以與他算帳。」

素姐主意已定，別人也攔他不住，只得任他所為。僱了一個人挑了行李，僱了一頂兩人竹兜，素姐坐裡面，小濃袋挽轎隨行。打聽得狄希陳的家眷都在成都縣裡，素姐叫人肩了轎，竟入縣門。一伙把大門的皂隸，擁將上來，盤詰攔阻，雞力谷錄，打起四川的鄉談，素姐、小濃袋一些也不能懂得。素姐、小濃袋回出那山東繡江的俚話來，那四川的皂隸一句也不能聽聞。到是那兩個轎夫說：「這是老爺的夫人從山東繡江縣來的，還有同行的許多男婦，都在船上，泊在江邊。」皂隸不敢怠慢，一面開了儀門，放他抬轎進去；一面跑到衙門口速急傳梆，報說：「山東濟南府繡江縣明水村有奶奶來到，轎已到了後堂。」

狄希陳不聽便罷，言才入耳，魂已離身。正在吃完了飯，要上晚堂，恰好小成哥抱在跟前，望著狄希陳撲趕，狄希陳接在懷內，引著頑耍。一聽了有家鄉奶奶來到，把眼往上一直，把手往下一鬆，將小成哥丟在地下，將身往傍一倒，口中流沫，褲裡流尿，不醒了人事。衙內亂成了一塊。

素姐在衙門外等發鑰匙開門，只聽衙內喧說，不見發出鑰去。素姐在外大嚷大罵，抱了一塊石子，自己砸門。開門進來，看了眾人圍了狄希陳忙亂，傳出叫快請明醫速來救治。素姐初到，看了狄希陳這般病勢，絕無憐恤之心，惟有凶狠之勢。寄姐平素潑惡，未免也甚膽寒。家人媳婦丫頭養娘，嚇得面無人色，鬥戰篩糠，正是先聲奪人之魄，岳動山搖。

且不知醫人何時來到，狄希陳曾否救轉，生死何如，素姐怎樣施行，寄姐怎生管待，且聽下回結束。